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⑧

雪地变形记(下)

总主编◎祝谦 本卷主编◎吴连增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014033396

I247.5
3694
V2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⑧

雪地变形记(下)

总主编◎祝谦 本卷主编◎吴连增



北航

C1721859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I247.5
3694
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地变形记: 60年中篇小说选: 新疆卷: 全2册 /
吴连增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
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3.11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
ISBN 978-7-5469-4442-5

I. ①雪…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7914 号

责任编辑: 高雪梅

书籍设计: 党红

排版制作: 李瑞芳

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

雪地变形记(下册)

总主编	祝谦
本卷主编	吴连增
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 830026)
总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5
字数	80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9-4442-5
定价	198.00元(上下册)

目 录

芦花公鸡	买买提明·吾守尔(331)
孔雀楼	白 练(344)
野麻滩	施祥生(370)
长满蒿草的原野	夏木斯·胡玛尔(411)
希力克新传	道·乃岱(426)
我的大爹	韩天航(442)
阳光大坂	李广智(483)
儿子娃娃	阿贝保·热合曼(513)
黑马归去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531)
心如蝶舞	王 伶(577)
新娘来到白杨镇	丁 燕(617)
斑 鸠	默罕默德·巴格拉西(653)
河 边	傅查新昌(680)

芦花公鸡

麦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

苏永成 译

我出差回来,有一封厚厚的信躺在我的办公桌上,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作者的题为《芦花公鸡》的一篇小说稿,随同作品,还给我附了一封信。作者在信里写道:即使我不说出自己是谁,你大概也能认出我的字体,我就是《傻子》那篇小说的作者。本人连同此信又给你寄去了一篇小说。这一次我写的是“鸡”。我想,既然以狗为题材的小说被你们刊用,那种以鸡为题材的小说或许也会被刊用的。

我们交往多时,可奇怪的是你对我的家庭生活什么也没问起过。你或许已经觉察出随着社会上大款的增加,寡妇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吧?我也是有钱之后已经结成了三次婚,又离了三次婚呢……

瞧我都给你说了些什么?好了,祝你健康。这篇《芦花公鸡》就交给你处理了。本来应该写《芦花鸡》才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搞清楚这鸡是公鸡还是母鸡,这芦花鸡是公的还是母的,还是请你在看完它的故事之后,再对它的性别做出公正的判断吧。

作者关于《芦花公鸡》的小说是这样的——

—

我自己也想不起来这只芦花母鸡是何月何日出现在我家院子里的。反正我们这院儿里每年都少不了鸡呀什么的,有时邻居家的鸡到我们家的草房里下蛋,有时我们的鸡也跑到邻居家的草堆下蛋……我妻子有些古怪,她看到哪只鸡闹窝了,就把凡能收集到的鸡蛋都集中到一起让鸡孵。于是,我们家的鸡就颜色各异,白的、黑的、

红的、花的，吐鲁番的、托克逊的、湖南的、河南的，反正是想都想不到的什么地方的各色各样各个品种的鸡都会出现。其中的公鸡们伸长脖子“咕咕咕”地啼叫，母鸡们争先恐后地生蛋，把我们的院子闹腾得热热闹闹、繁荣兴旺。

我有一个名叫伊明江的邻居。我们俩只要到了一起，就会如同昔日的车夫们碰在了一起一样，整天夸耀自己喂养的鸡。

据伊明江说，他喂养的鸡中有一只白公鸡来自美国，而且还不是其他的什么地方，是美国总统起起坐坐的白宫旁的一座院儿里孵化出来的，原来的主人还每年为它过生日。有时抽出空闲，竟连总统也会光临这种纪念仪式哩！还有那么一次，说是某一位总统夫人对这只公鸡顿生喜爱之心，要亲手给它撒食一把小米，不慎踩住了自己的裙摆，在白公鸡面前跌了一跤。当时美国的大小报刊都以“让总统夫人跌跤的公鸡”为题，刊登了这只公鸡的照片。于是，每天有几百人慕名前来一睹白公鸡的风采，使白宫附近秩序大乱。最后总统出高价买下了这只公鸡，要使它“从自己眼前消失”，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去。伊明江有一个亲戚在白宫附近做生意，他提出“这只公鸡很漂亮，如果要流放就流放到我在中国的亲戚院里好了”，便把伊明江的地址交给了总统。这只白公鸡就落到了伊明江的手里……

“伊明江，”我笑着对他说，“你在美国的那个亲戚不会在白宫门口卖酸奶冰水吧？”

“不是卖酸奶冰水的，”他回答，“是钉铁掌的。”

“钉铁掌？！”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他向我解释说，“那白宫铺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地毯，不准穿着钉有铁掌的鞋子进去。我那个亲戚每天早晨带着锤子、钳子坐在白宫门前，把不了解情况穿着钉有铁掌的鞋的人的鞋底铁掌拔下来，再把钉子锉平，等他们出来时毫无差错地把各人的铁掌钉到各人的鞋上和和气气地打发他们走。我是没去过，可听说有时一些大国的首脑都要在我们那亲戚面前排长队哩……”

或许是因为伊明江比我多上了两三年学的缘故吧，每当他胡吹乱侃的时候，我就只有瞧着他嘴巴出神的份儿。

闲话少说。那只芦花母鸡在我眼里比起其它的鸡来是有些异样。可能是由于妻子喂食好，一冬天都在喂热水的原因，它特别能生蛋，从不间断，也不闹窝，而且生的蛋也特别大。有时我在院子里做活儿，它就会一边啄食一边来到我身边，稍稍歪着脖子端详我的举止。望着它那泛着淡黄色光芒的眼睛，我会油然而生出喜爱之情。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不料那芦花母鸡突然停止了下蛋。我毫不在意地：不生蛋也罢，长肥一点儿可以吃肉。可这芦花母鸡刚一停止下蛋就个头猛长，羽毛闪亮，鸡冠直立，换了一副公鸡的模样。

一天，邻居伊明江来到我们院子里，望着正在啄食的芦花公鸡惊异地说：“卡斯木江，那只芦花公鸡真是不同寻常啊！我过去怎么就没有看见过呢？”惹得我直想发笑，便对他说：

“伊明江你好好瞧一瞧，那不就是我向你夸耀的那只很能下蛋的芦花母鸡吗？”

“胡大呀，真奇怪。你说这是母鸡吗？”伊明江觉得很奇怪，“如果是一只公鸡，那可真够漂亮的，值不了千儿八百，也能值个四五百元呢！”

还真别说，这芦花母鸡的爪子越来越像树丫杈一样结实，身体也越来越高大起来。脾性也在变化，落在院里的乌鸦、狗啊猫的它也敢扑过去追逐了。有一天我还见它对其它的母鸡拍打翅膀。又有一天我看见芦花母鸡真的像公鸡一样啼叫，不免大吃一惊。

那是一个临近黄昏的时刻，我正在给院子里的果树浇水，那只芦花母鸡在不远处啄食。过了一会它走到我身边伸长了脖子，似乎要对我诉说什么一般，又像是要吐出卡在喉咙里的什么似的做出一副怪模样。我正暗自奇怪，琢磨这只鸡是怎么回事儿，不料它突然发出“咕咕咕”的啼叫，吓得我顿然失色。我们这里流传着“公鸡在黄昏啼叫，必有祸事发生”的说法。我心想，公鸡啼叫预示恶兆，何况是母鸡啼叫呢？便急急忙忙地向热维罕老大娘家奔去。

二

热维罕老大娘是我们村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人，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居住在村边的一座小院儿里，有时用一些古老的法子给人治病，偶尔也替人占卜算卦。热维罕老大娘那用黏土和泥抹得光亮整洁的炉台，放在门口的老式阿普图瓦铜壶和接水的铜盆，铺在草席上的印花线毯，壁龛的古旧碗碟，面板上摆放整齐的面布、擀杖、袖套以及蜷缩在褥子上的花猫……所有这一切都使老大娘的家显得古色古香。热维罕大娘是个见多识广、十分健谈的老人。她捋着用椰枣核制作的太思比哈念珠，静静地听我关于芦花母鸡的讲述。

“是这样的吗？……你坐下，站着干什么？”老人最后开口道：“早先有过一位名叫依克木巴依的人，现在的这三个乡的土地全部都属于他所有。这个依克木巴依有一个名叫祖尔东的儿子。他这个儿子长到二十岁都没长胡子，后来胸脯大起来，变成了个女的。”

“热维罕大娘，您说是男的变成了女的吗？……噢，我似乎也听老人们说起过这件事。”

“你瞧他变成了什么样的女人吧！他变成一个丰满健壮、眉眼俊俏，望一眼就能

让任何小伙儿怦然心动的姑娘。那还是我们当姑娘的时候。夏天我们姑娘家都到河边洗澡，避开男孩子到偏僻的河边。那个祖尔东变成女孩后改名叫祖莱，她也和我们一起去洗澡。我们都好奇，巴不得能瞧一瞧她赤裸的胴体。可是祖莱就是不愿意脱光衣服。

有一天大伙儿商量好，在河边一起动手把她摁倒，两三个人抓住她的手，一个人拽她的裤子。现在回想一下，那时我们可都疯着哪。那可怜的人可能也预料到我们会恶作剧，那么热的天气竟套穿了三条裤子。当我们拽下两条裤子的时候，她猛一用劲就挣扎起来了，从那以后就再不同我们交往了。后来依克木巴依把她嫁给了他家的一个长工。她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可就是没生孩子。她非常爱护她的丈夫，屋里屋外的轻活重活都是自己干。不料有一天从地里拉运麦子的时候被车轧死了。”

热维罕大娘讲到这里，若有所思地停止了讲述。

“如今我家这只芦花母鸡变成公鸡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娘？”我问她。

“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老大娘说，“胡大有各种神通。刚解放那阵儿我们就听说有一种针剂，注射得多了就能把人变得男不男女不女的。现在的人们是孩子出一口大气都要抱到医院打针。所以如今的年轻人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不好区分呢！你那些鸡可没有打过针吧？”

“嘿，瞧您大娘说的，哪还有给鸡打针的呢！”

“你那只母鸡不如宰了吃肉就算了，省得麻烦。晚上鸡叫是个凶兆哩！”老大娘告诉我。

三

早晨起床后我不禁又犹豫起来。我想，邻居伊明江说过，这芦花母鸡如果是只公鸡，就是值不了千儿八百也能值个四五百元钱，如果宰了也只能当一顿饭，不如拿到集市上卖了，不要说值四五百元，就是能值五六十元不也是钱么？于是，我捉住了芦花鸡，往腋下一夹就向集市走去。

嗨，我也闹不清今天是星期日还是其他的什么日子，但是鸡市十分红火。我从卖鸡蛋的人们中间穿过，来到集市中央。刚把芦花鸡放在地上，就有好几个鸡贩子围拢过来。他们也不问一问这是母鸡还是公鸡，只是一味地咂着嘴称赞“这真是一只不同寻常的公鸡”，他们歪着脖子绕着芦花鸡转着。其中一个问我：

“大哥，你这只鸡是拿来卖的吗？”

“价钱合适了我就卖。”我回答。

“个儿倒不小。斗过架没有呢？”另一个问。

“我这一辈子还没在两只鸡斗架的地方待过哩，兄弟。”我答复说。

“我们是说，”那些人依然不肯罢休，“最起码也同邻居家的鸡追逐过吧？”

“我们家住得偏僻，附近没有同它追逐的鸡。”我嘴里这样回答，心里却犯了嘀咕：这是个昨天还在下蛋的母鸡，要是同公鸡追逐起来，不经一个回合就会逃跑，让我丢人现眼哩！

“也罢。价钱呢？”一个人问。

“就给一张四个老人头像的票子吧！”我开价说。

“一百块？他在说什么呀！”几个鸡贩子嚷嚷起来，“一百块可以买一只好鸡哩！真要卖，你要价合理一点儿。”

“一百块村里就有人要哩，”我补了一句谎言，“我是不忍心看到他们买下以后当着我的面斗鸡才没有卖给他们拿到市场来的。不然，你们哪位不斗鸡，买下来要吃肉，卖得便宜一点儿也是可以的……”

我正说着，不料芦花鸡见不远处有三四只公鸡啄食，猛然从我手中挣脱出来，冲过去就同那些鸡打斗起来。我刚要跑过去分开，那些鸡贩子却把我一挡，说：

“你就随它们去吧，斗一两下也不会有什么。”

那些啄食的公鸡就像是一家的鸡，全都合为一伙把芦花公鸡围了起来。只见我那只公鸡在中间左右开弓，越战越勇。多么神奇啊！据目睹的人们讲，这鸡市开张以来，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斗架。那芦花公鸡简直变成了电视上一枪打倒十个敌人，而自己中一百发子弹也死不了的好汉。那些公鸡也像是经常观看电视的，也并不一起蜂拥而上，而是一个倒下再上一个，井然有序。芦花公鸡见有从正面冲上来的就啄，见有从侧面冲上来的就踢，把那些公鸡斗得人仰马翻。拖着翅膀那么一转，带起的风就把那弱些的公鸡掀翻在地。有的只一踢就逃到一边。混乱之中，躺在地下的好些被捆住腿爪的公鸡也挣脱绳索，加入了打斗的鸡群。公鸡打斗的场地掀起的尘土和飘散的鸡毛漫天飞舞，到最后连哪只公鸡和哪只公鸡在打斗也分不清了。

“哟嗬嗬，这就够了。”我走过去想把芦花公鸡抓回来。可这些斗红了眼的公鸡哪里还顾忌我呢，芦花公鸡似乎是在说我“不要管”一边用翅膀这么一扇，我一个趔趄，被扇到了一边。一怒之下我脱下上衣，一下蒙在芦花公鸡身上就势抱住了它。那些斗架的公鸡围拢过来恶狠狠地瞪着我发愣。等到灰尘飘散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只见所有的鸡都是血迹斑斑，有几只躺在地上起不来了。我暗自庆幸芦花公鸡毫无损伤，正要转身回家，不料传来了鸡贩子们的喊叫声。

“喂，大哥，你别走。给你开价的一百块。”有人在喊。随后其他人也你一言他一句地叫着：

“也罢，一百五！”

“二百！”

最后我听到有人喊“五百”。这时我已经过了市场的拐角处，我不禁一愣，心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瘦高挑个儿从后边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你说是五百元吗？”我问他。

“我出五百元。你把衣服从公鸡身上拿开，不要把它闷死了。”他说。

“拿钱来，要五百元现金。你已经亲眼看见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公鸡。”

“我现在身上只有二百元左右，其余的钱你给我指一下你家的房子，我过一两天送去。”

“欠账的人你不给我指你的房子，反而要我给你指我的房子，这也真够有趣的。万一你甩下二百元就把公鸡抱走，我上哪儿去找你呀？！”

那位朋友大概是个连住处都没有的流浪汉，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发出一声怪笑说：

“那么就这样吧，朋友。这一百块就算作订金，我现在同你一块去认一下你的门，再拿四百块把公鸡带走。怎么样？”

我收下一百元装进衣兜，领着那个瘦高挑儿向他指点了我家的大门。

四

给我交了一百元订金的那位伙计从此消失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影子。自从经历了鸡市的那场血战之后，芦花公鸡变得趾高气扬、胆大妄为起来。时而领着其它的鸡们跳过围墙到邻居院子里糟蹋别人的家什惹麻烦，时而把到我们院子里来的孩子们追赶得抱头乱窜不得安宁。就像人们要到养有厉害的狗的宅院时先喊一声“喂，拦住你们的狗”的招呼一般，如今到我们院子里来的人也要先把大门推开一条缝，喊一声“有人吗？挡一下你们的那只公鸡”了。

有一天，听到鸡舍传来一阵响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出来看个究竟，只见那只芦花公鸡正在滚动其它母鸡下的蛋玩得正开心。这公鸡的脾性举止不禁让我胆战心惊、十分害怕。它的距长得更长，嘴也变得像鹰喙一般尖利，眼里闪着寒光。每当看见它，我也会感到心惊肉跳，不禁暗自思忖：还是热维罕大娘说得对，我真该在当初宰了它吃了了事。

还有一天，芦花公鸡竟然神气十足昂首挺胸地走进邻居伊明江的院子，毫不留情地把那只美国的白公鸡追逐得差点儿丧了命。晚上伊明江找到了我家门上。

“你来了，伊明江。怎么看你不太高兴呢？”我问他。

“能高兴吗？”伊明江说，“我说你那芦花鸡是个公鸡，你却偏要赌咒发誓说是母

鸡。你的母鸡还有追赶公鸡的本事啊?! ”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我向他解释，“我自己也很奇怪，本来是个好端端下蛋的母鸡，可突然就停止了下蛋，鸡冠子竖起来变成了公鸡……”

“好了好了，你这些话还是给风去说吧！”伊明江打断我的话说，“你就明说了是怕我向你要才故意说成是母鸡的得了。你把它带到鸡市上斗架炫耀的事儿我也听说了。咱们都是邻居，你总该问一问我要不要买下这只鸡。难道人家能出得起钱，我就出不起吗？……市场上出价多少？”

“五百。”

“行了，我给你五百元。”

“有个人给了我一百块订金，可又没有按时来把鸡拿走……”

“我听说了。是那个名叫孤独者扎克尔的鸡贩子给了你一百元订金，他又凑不够剩下的四百元！既然没有按时来，你就把他的钱退给他算了。”

“那样不太好吧？”

“要不你就不要承认收过他的钱。”

“那不是更不好吗？”

“嗨呀，”伊明江满脸不高兴地絮叨起来，“那只芦花公鸡还是个小鸡娃子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挑选着买上的呢！”

“你说什么？”

“你连这件事也忘记了不是。有一天你正在这大门口低着头坐在地上划着什么，我过来问你‘卡斯木江你怎么了，想什么心事儿呢’，你当时笑着回答‘为生计发愁’。我笑着对你说：‘你光说发愁，一二十亩地都种上了麦子和玉米，还发什么愁？’你回答说：‘为吃肉发愁，挣的钱还不够买肉吃的。’我当时向你打趣儿说：‘卡斯木江，这肉要是能种在地上，你恐怕要在你所有的地里都种肉是吗？’你也说：‘如果是那样，我这院儿里也都要密密麻麻地种上肉哩！’正当这时候有人挑了两大筐小鸡娃从我们身边经过，我就对你说：‘卡斯木江，这肉不是两条腿走路给你送上门来了，你买下一二十只小鸡娃喂上不就是肉吗！’你立即站起来拍打了一下裤子上的泥土，连声问‘在哪里’。我们当即拦住那个挑大筐的外乡人问他卖不卖小鸡，他把担子放下来，我们看见大筐里黄绒绒的小鸡啾啾叫，开价一块钱一只，我们讨价还价，结果以八角一只成交。我当时开导你说：‘卡斯木江你买上吧，现在的八毛钱能买个啥？喂大以后你要吃就是肉，卖鸡蛋又能变成钱，现在想起来了吧？……当时你掏出兜儿里所有的钱买下了十几只小鸡娃子，我就蹲在大筐子边上帮你挑选。到如今我帮你挑选的鸡里边出了一只好公鸡，我要你卖给我不说，退了人家的钱却说不好？’”

我这个邻居伊明江很会编故事，我也记不清这事儿是真是假，只有张着嘴望着

他那喋喋不休的嘴发愣。

“那就这么办吧，伊明江，我们等到明天。如果那个伙计明天再不来，你就爱给多少算多少把芦花公鸡带走。这鸡也惹我讨厌。”我说。

五

第二天清晨，当我起了床走出屋子，院子里静悄悄的，似乎缺少了使院子显得喧闹的什么。咦，芦花公鸡哪儿去了？我猛然醒悟过来。其它的鸡都在院子里啄食，唯独缺少了芦花公鸡。再看鸡舍，只见鸡舍的门洞开，里边空空的。我一阵紧张，把院儿里的各个角落找了个遍，又寻找邻居的院子，来到伊明江的宅院，邻居迎了出来。

“噢，卡斯木江，一大早你就过来了？”他问。

“芦花公鸡不见了。”我说。

“芦花公鸡不见了！”他比我还吃惊，“怎么会不见了昵？”

“每天早晨都是它拍打翅膀啼鸣把我们吵醒，可今天我醒来院子里静悄悄的。跑出来一看，哪儿都不见芦花公鸡。说有人进来偷走了吧，大门却锁得好好的。我想它会不会跳过围墙到邻居院子里来了，就出来找一找。”

我和伊明江两人一直找到村外，然后又回到院子里，还是不见芦花公鸡的踪影。

“卡斯木江，看来这公鸡是被人偷了。”伊明江对我说。

“那位伙计交了一百元订金，这钱我已经花了。他再来，我既没有钱又没有鸡，这可怎么办哪！”我发愁道。

“对了，你说过那个孤独者扎克尔给了一百元看了你的房子走的。鸡会不会是他偷的呢？”

“那个没良心的会那么干吗？”

“这可说不准。鸡贩子同赌徒有什么差别？！赢了就会大把花钱，输了就会偷人家的东西……我给你说吧，”伊明江又开始说故事了，“那只白公鸡刚刚带来的时候……”

“你说的是那只美国公鸡吧？”

“嗯……刚带来的时候那也是了个了不起的公鸡。整个一夏天鸡市都没有一只公鸡能敌得过它，惹得鸡贩子们对它好不眼红。有一天夜里我听见院子里有响动，跑出来看到鸡舍的门开着，只见一个人影从打馕的炉台上翻墙而过。我开门追了出去，那黑影时隐时现地在前边跑，可就是追不上。我说你等着瞧，便甩掉拖鞋闭住眼睛一阵猛跑，再睁开眼看时却不见了那贼。回头一看，才发现已经把贼甩在了后边。那个贼没发现我超过了他，还在几步一回头地猛跑，差一点儿撞在我身上。我一把揪住他的

衣领一看，是个年纪轻轻的小无赖。我朝他屁股上踢了两脚，把公鸡夺了过来……你收了一百元订金，只顾高兴，把自己的房子指给了贼，你也够愚蠢的了！”

当天下午，孤独者扎克尔也赶来了。他同我寒暄之后从怀里取出四百元递过来问：

“公鸡呢？”

我把他让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邻居伊明江向我要公鸡，我说已经收了订金没有给他，当天夜里公鸡从院子里失踪，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可惜啊！”扎克尔一愣神说，“这只公鸡在鸡市上就糟了毒眼。我也有过一种预感……我凑不足钱，忙乎了几天，没办法忍痛把两只上好的公鸡和一条专门养来打架的狗卖了才把钱凑够来的……公鸡会不会是你那个邻居偷的呢？”

“好歹是个邻居，他不会那么干的吧？！”

“唉，那可是个值一千多元的公鸡呢！”

六

一天，伊明江急匆匆汗流满面地走进来对我说：

“快走，快走！”

“去哪儿？”我问。

“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了芦花公鸡。”

“在哪看见了？”我一下跳了起来，

“你知道那每个星期天从鸡、鸭、狗、猪到各种动物都做交易的新市场吗？”

“新市场？”

“对，就是那个原来的体育场。”

城外有过一个体育场，当年这里曾举行足球比赛或大型集会。其他时间这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如今让体育工作者都自己挣钱，他们就把足球场用铁丝网一围，安了大门，让进去的人买一块钱的门票入内。每个星期天这场子里斗鸡斗狗，热闹非凡。据说这也算是体育的一个项目……

“体育场我是知道的，可那里改成市场以后我还没有去过。”我回答说。

“走吧，我领你去。”伊明江说，“听说你那只公鸡每个星期天在那里赢几千块钱。我看了以后肯定了就是你那只芦花公鸡。你自己再去认一认。”

我和伊明江相随而去。当我们来到足球场的时候，这里已是人山人海了。我们按一元一张的价格买了门票走过去，只见芦花公鸡就像海盗一般包住了一只眼睛，用力掏着耳朵，“嗤嗤”地不时往两边吐着唾沫，正跷腿坐在一张椅子上，身边围了好多

鸡贩子。我得知芦花公鸡的主人们用纯净的小麦和新鲜肉汤喂养它,还有一两个人专门为它打扫鸡舍左右侍候,给它端烤包子、薄皮包子之类的食物。它则像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挑三拣四地品尝,吃了里边的肉馅把面皮儿拨到一边……我不知道芦花公鸡是不是认出了我,反正它连瞅也没有瞅我一眼。为了不至于认错,我慎重地左右前后仔细打量。确定了这确实就是那只从小被我养大,开始的时候下蛋,后来变得对母鸡拖翅膀调情的芦花鸡后,我不禁脱口而出的喊道:

“这不是我的公鸡吗!”

周围的人都惊奇地望着我。其间有人发问:

“你在说胡话还是怎么的?这怎么会是你的公鸡呢?”

“我的就是我的么!不然会是谁的公鸡?”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喂,沙比尔江,请您过来一下。有人自称是您这只公鸡的主人呢!”有几个人讨好地招呼。

脖子像公牛一般粗壮、身材高大的一个人从停放在不远处的一辆崭新的红色轿车里钻了出来。听说,他原先是这个体育场的摔跤手,而今承包了这个体育场,成了大款。除了赌博赢的钱和抽头,仅每个星期天的入场门票就可以收入几千元。如今,他在城里有几处宅院,公开的和不开的老婆就有四五个……

“是怎么回事儿?”那沙比尔江来到我们身边发问。他的声音也像从扩音喇叭传出来的一般洪亮。

“我认出了这只公鸡。”我说。

“认出就认出了呗,”他毫不在意地说,“这就是一两个月来在这个市场上独自称霸,能挣几千元现钞的芦花公鸡,现在谁不认识这只公鸡?”

“这只公鸡本来就是我的。”

“你说什么!”沙比尔江瞪大了眼睛,“既然这公鸡是你的,怎么会到了我手上?”

“怎么会到了你手上只有你自己清楚,我怎么知道?反正是一夜之间从家里被偷走的……”

“喂,你说话可要放明白一点儿啊!”沙比尔江一把勒住我的脖子往前一拉,我便被悬在空中,“我可是个能够买下你这样的一二十个穷光蛋的人,我用得着去偷你的公鸡吗?”

“不,我也不是说您偷了,”我一下子就泄了气,“我是说会不会是别人偷来卖给了您。”

感谢胡大,沙比尔江松开了我的衣领。这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沙比尔江麻利地从屁股上取下了便携式电话(真主啊,瞧这些赌棍们多么发达),掐出天线就同什么人通了话。

“喂喂，艾拉洪吗？……怎么今天有人来这里说芦花公鸡是他的呢？……噢，噢，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嗯，可以。没别的事儿。”沙比尔江不慌不忙地把电话挂到屁股上对我提问说：

“这公鸡是我们的人从吐鲁番像抱小孩一样抱在怀里带过来的。你是吐鲁番人吗？”

“不是的。吐鲁番那个地方我去都没去过。”

“既然如此，那你的鸡是怎么到吐鲁番的？”

“可能是偷鸡贼带到吐鲁番卖了，你们不明底细带回了这里吧！”

“真可恨！”沙比尔江咬牙切齿地说。我胆怯地望了望他那隆起的肌肉，心想：他这几年来白吃体委的闲饭，智力没发达，肌肉却很发达。我求援地向四周张望着申辩道：

“这是我的挨家邻居。你们不相信我，可以问他。”

伊明江也作证说：“真的，这只公鸡原来就是这个伙计的。”

沙比尔江又从屁股上取下那个电话开始通话。

“喂，喂，市管会吗？……你是艾克拜尔江吗？我是沙比尔江……给你那个头儿说，让他到这儿来一趟……有个人耍无赖，说我们那只芦花公鸡是他的……啊，啊。这会儿我气得就想勒他……噢，快一点儿……”

真主啊，我哪里知道如今已经不是市场管理人员管老板，而是老板们管市场管理人员呢！他的一句话就使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们热情地同沙比尔江交谈了几句，然后粗暴地责问我：

“你为什么扰乱市场？”

“我没有扰乱市场，”我向他们说明情况，“这个公鸡原来是我的，邻居们都知道。大概有两个月了，有人从我的院子里偷走了。今天我看到在这里，就认出来了……这是我从小鸡娃子的时候开始喂大的。刚开始是个特别好的生蛋母鸡，后来就变成了这副模样的公鸡……”

听了我的话，周围的人们哄然大笑。市场管理人员斥责我说：

“喂，你是有神经病还是怎么的？你糊弄谁呀，滚出市场去！”他们推推搡搡地把我撵出了市场。而伊明江对我更是气恼。

“你这伙计可真够愚蠢的！”他对我没有好气地说，“你说的这‘刚开始生蛋，后来变成了公鸡’是个什么话，你让我也在大伙儿面前丢够了人！”

“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能在公务人员面前说谎嘛！”

“就算是真的，可这里谁会相信你那些话呢？”

“那么谁又会相信你的白公鸡是在美国出生的？”

“我那是逗趣儿说的话。这里是开玩笑的场合吗！”

我们俩谁也不跟谁说话，闷声不响地走了一截子路。

“真怪！”最后还是我首先开了口，“这芦花公鸡是怎么落到那个叫沙比尔江的人手里的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唉，你这个伙计也太天真了。”伊明江说，“这些赌徒如今可发达了，只要听说某个地方谁有好斗鸡，哪怕出钱雇用手脚麻利的小偷也要弄到手。我不是说了么，给了你一百元订金认下了你房子的那个扎克尔肯定有鬼。”

从此以后每逢星期天，我就次次不落地到体育场的新市场上去。有时能看到芦花公鸡在那里斗架，有时能听到鸡贩子们传说沙比尔江把芦花公鸡带到什么地方斗架赢了几千元之类的话语。一想起自己养大的鸡自己做不了主，我心里就像抹了辣子一般火辣辣地生疼。有时候碰上沙比尔江那个无赖神气十足地把挂在屁股上的电话拿在手上贴在耳边（我想他大概不同任何人通话也是这副姿势），傲慢地坐在红色小轿车里驰过去，便在心里暗暗诅咒他：等着瞧，让你这么神气的是我的那只公鸡。胡大会惩罚你的！

有一次我看到芦花公鸡已经显得非常落魄可怜。仔细打量，发现这芦花公鸡已经斗架斗得筋疲力尽、毫无生气，连瞅一眼撒在面前的食物的精神都没有，身上伤痕累累，后背上没有了羽毛，像葫芦瓢把子一样光光的，露出了红红的皮肉。只听站在那里几个鸡贩子议论：

“哎呀呀，这只公鸡两三个月来一直不停地斗架哩！这沙比尔江只顾赚钱，会不会把鸡整死啊？！……”

另一个人一边应声“可不是嘛”，一边给芦花公鸡的伤口抹油。

我觉得公鸡很可怜，心里不免想到：这是你自找的，何必要逞能变成公鸡呢，如果睡在暖暖和和的鸡窝里继续生蛋，就不会有今天的苦日子！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乐意去体育场了。

没过多长时间，伊明江又一次急匆匆地走进了院子。

“你听到鸡市上的趣闻了吗？”他问。

“什么趣闻？”我反问道。

“你那只公鸡果真是只母鸡哩！”

“你说什么？”我大惑不解，“我说芦花公鸡原来是母鸡，你不是不相信么！”

“胡大呀，真是奇了。你原来说的是真的呀！”

“又是怎么变成母鸡的呢？”

“上个星期天他们让芦花公鸡和另一只公鸡斗架，可芦花公鸡就像母鸡一样往地上一卧，怎么也不愿意斗架，那花花公子沙比尔江一气之下当场就把它宰了。听说

他拿回家一开膛，公鸡肚子里出来一个完完整整的鸡蛋。”

“胡大！这真奇怪呀！”我惊叹。

“我给你说给你订金的那个扎克尔是那些贼人的同伙，可你就是不相信。”

“怎么，芦花公鸡是他偷的？”

“反正公鸡开膛的时候他也在场，花花公子沙比尔江正要把鸡蛋砸到地上，扎克尔就说公子你慢着，听人说公鸡生蛋是珍宝哩。一句话制止了他。”

于是，这两个人把这个鸡蛋递过去我接过来反反复复地瞧看，再看也还是个平平常常的白皮鸡蛋。他们以为珍宝在里边，就把鸡蛋打破。可哪里有什么珍宝啊，鸡蛋里的液体“哗啦”一下流到了碗里。用筷子一搅，蛋清和蛋黄混在了一起。不知道沙比尔江公子是不是想用牙缝把珍宝滤出来，贪婪地端过碗一口喝了下去。听说，从那以后，他就变得古怪了。”

“他怎么了？”

“我也没有亲眼看见。听说他的声音变细、胸脯变大、胡须像生了蛀虫一样掉光，变成了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现在把名字改成‘莎比莱’。听人家传，他现在说‘有合适的男人就嫁人，整天坐在红色小轿车里满街转哪！还听说他原来的妻子同他离了婚，孩子们闹着分遗产哩……’”

“这么神奇，这是咋回事儿！伊明江你不是在编虚假的故事吧？”我问。

一天，我正巧在大街上遇到了沙比尔江。只见他把上下嘴唇涂抹得像猴子那难以说出口的部位一样殷红，耳朵上戴着大圆环，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头发梳到后边在肩膀上扎了个须刷型，眉毛描得细细的，脸上浓妆艳抹，成了一个从前边看胸部鼓得高高，从后边看臀部凸得像个大包的五大三粗的女人。他正向所有的人抛着媚眼，迈着碎步走了过来……我感到一阵恶心，暗想，真主啊，会有男人娶他吗？我当即反转身去往回走。不料刚走了一两步就听到从后边传来，“喂，你等等”的声音，不免心里猛地一紧，连头也不敢回。开始我快步行走，后来变成跑步，以便逃之夭夭。

（选自《绿洲》1996年第2期）